



大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貞瑰策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

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

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人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

其澁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注同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濟日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薄

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銑曰帷帳鑒照也孤鴻號

外野翔善本作翔字鳥鳴北林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翰曰幽

也善曰廣雅曰號鳴也思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離謫遇禍因茲發詠故毒有憂生之

嗟雖志在刺諷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

二妃游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

有芬芳倚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濟曰江妃二女

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兒良曰倚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

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善曰列仙傳曰江婁二女出游

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誘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傾城

迷下蔡容好結中腸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

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善曰漢書李延年

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嗚然一笑惑陽城迷

下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

怨朝陽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

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曰言本望

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

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諉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

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

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

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沈約曰婉孌

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

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霍零落從

此始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

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沈約

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荆杞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

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杞馬捨善木作

雩夕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枸杞之去去

上西山趾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

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

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向曰已盡

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沈約曰

亦當然楚詞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聖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

王與獵王曰我萬歲後子離與為樂泣曰大王萬歲從臣願得為

王封之三百戶龍陽君得幸於魏王王與共舫而釣乃泣曰臣釣得

大魚而弃前所得小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不異所得魚也王乃

布令敢言美人者滅族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謂纏曰吾聞以財事

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

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

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目

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

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

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向曰昔夜也 善曰補女賦曰陳嘉詞而六對

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

丹青著明誓千載善本作永世二字

不相忘濟曰誓約如丹青之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

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善曰以財助

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

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晤

會一時故託三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此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

沙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 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事道張晏曰

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 春秋非有訖善

作託 富貴馬常保銑曰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

道常也譬言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 清露被皐

蘭凝霜露野草向曰春露秋霜玄以相代 善曰迅疾也楚詞曰皐蘭被徑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

朝為美善本作媚字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善曰王子晉已

晉誰能常美好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出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善曰王子晉已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濟曰阿曲翳蔽也但見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

之葬植松栢梧
桐以識其墳
感慨懷乎酸怨
毒常苦多
良曰由此
怨歎也慨歎

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
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李公悲東

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銑曰李

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
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去悲東

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
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

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而得仁誰
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

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沈約曰河南河北秦之三川郡古
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

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賒禍故冒而行
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

者焉逢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
之士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

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
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漢

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朝涯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
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時政迫促
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
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慆憂悄悄令心悲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
善曰

有慆憂毛詩曰憂
悄悄愠于羣小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良曰言此
心無所告

訴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
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
微風吹羅袂明月曜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濟曰微風喻魏將滅
教令微也明月喻晉

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
而避此亂代
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頭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良曰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鸞武帝李夫人金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

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

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本作溢字盡資用常苦多北

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曰臣見人

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何為北面此非楚之道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數者雖具去楚逾遠縱黃金百鎰資用苦

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少年之曰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

秦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遠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

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足供其賓客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

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善曰軫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

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以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

事

故

以

味

宿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
豈寵祿之足賴哉 善曰莊子曰山木自斃也膏火自煎也漢書蹀
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磻曰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

薇士上有嘉樹林 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 沈約曰夷齊尚不食

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

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

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 銑曰風振雲陰喻

專權而冒上 沈約曰良辰何許言此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

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 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鴈飛南征 鸚鵡發哀

音 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自遠去鸚鵡哀音喻邪臣讒佞後鸚鵡鳴

海耳 善曰楚辭曰鳴鳶鳴而南遊又 素質游商聲悽愴傷

我心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猶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猶女

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善曰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善本作書詩字善曰論語子曰

傳注曰尚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

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 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

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

玉也顏回已見幽通賦 開都臨四野登高有 善本作 所思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銑曰言

所 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 千秋百 善本作 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

善本作

羨門子噉噉

叫

今自嗤

善本作嗤字

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 沈約曰自我以前但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記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忘事不同但沒理一追恨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 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比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嗤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

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莽

茫

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兒曠野楚詞曰莽莽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兒

走獸交

橫馳飛鳥自

善本作

隨翔是時鴟火中日月正相

望

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鴟火次星也日月相望十五十六日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

曰吾其齊乎對曰剋之其九月之交乎鴟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

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姦臣之害人者善曰爾雅曰

也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為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小人計其功君子

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翰曰小人計邪詠以為功君子守正

直以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善

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芳樹垂綠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葉清雲自透迤向曰喻魏尚有餘德透迤長遠也善曰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透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徘徊空堂上初怛莫我知濟曰初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善曰毛詩曰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良曰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

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詞曰日

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曰頽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向曰周周鳥名重頭屈尾餒於河則沒其頭常銜鳥羽然

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難叩叩距虛負而走其請之聲郭璞曰磬音厥

豈為夸苦與善本作瓜與善字名惟悴使心悲翰曰當路子喻大目也皆磬折曲從

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濟曰鸞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其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善本作出字門臨永路不七百

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沈約曰若斯

人者不念已之短翻不隨鸞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

天翱翔四海短翻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鸞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立雲決鬱將安歸

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寧與鸞雀翔不隨黃鵠飛

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

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

銜羽以免顛仆豈望負廢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

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

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母邃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

見行車馬

銑曰言人皆趨權臣與已同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 善曰毛詩曰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

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 善曰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輕薄游閑

善本作閑遊字

子俯仰作

善本作作字

浮沈

善本作沉捷

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

統曰代人輕薄逐勢興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僂俛亦俯

也 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也 赴荒淫言可悲甚也 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

善曰作以字

慰我心

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 濟曰籍見時代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今

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威故云可慰心楚詞云誓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凌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竟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良曰湛湛水平見楓木名 善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上

有楓樹

皐蘭被徑路青驪近駸駸

銑曰澤畔曰皐青驪馬也近去也駸駸兒駸七林切

喻曰去之疾 善曰皐蘭已見上文楚詞曰青驪結駟齊于乘毛詩曰駕彼駟壯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兒駸七林切遠望

令人悲春氣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 人生非久故感我心緒三楚多秀

士朝雲進荒淫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孝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王之流也王為

高唐賦云朝為行云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隨風從流無能如此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

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朱華振芬芳高蔡相

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良曰朱華喻榮盛莊辛諫楚傾襄王曰黃雀仰

棲茂林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為鼎之寶蔡聖侯與愛妻廢妾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李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以國家為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知穰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澠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數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上善曰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豕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躡丸以其頸為的晝遊我樹夕調酸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國是已也南游比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高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校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

禁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

向曰嬰羅矧况晏晚也善曰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土哀也

皎皎

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翰曰奕奕長盛自爛光兒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奔奔

盛兒毛詩曰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蕭瑟含風蟬寒戾度雲鴈

濟曰蕭瑟寒戾皆聲

也善曰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

良曰寒商秋風也暖不明也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暖闇昧兒

耿介

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展轉反側也宵夜也善曰楚辭曰獨

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夷險難預

善本作豫字

謀倚伏昧前筭

銑曰夷平

倚申伏屈昧闇筭計也 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驍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逢不同長卿慢 善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逢天下不欲同其慢世善曰逢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茂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衣官 善曰後漢鄭均為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言我頗悅

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友當染翰 善曰偃息不欲同其為白衣官也 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齊書口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高臺驟登踐清波 善曰良曰觴酒也 善曰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頽魄不再圓傾囊 善曰頽魄謂舟馳騫也 善曰頽魄不再圓傾囊

東兩旦 向曰魄月義 善曰魄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 善曰魄月既缺一日之申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 善曰魄月既缺

金石終幽 善曰張繼 善曰善本作 善曰善本

毀丹青斲彫煥 善曰善本 善曰善本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善曰善本 善曰善本

因歌遂 善曰善本 善曰善本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善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竟

倫收崇陽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

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文勸淮南王允

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文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毋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孔

善本無孔字

子欲居

善本有九字

蠻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

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湫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况乃

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齊曰而况遭亂代屯蹇災患者不行乎顛沛猶傾覆也善曰周易

馬游近關

長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蓬伯玉遂行從近關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善曰周易曰

古人逢機兆策

真守微官

銑曰咨嗟冲童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戾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孔安國

潛圖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已構成此禍福端

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朽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故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

濟曰恢恢廣大只四方止下為六合絃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

網布絃網投足不獲安

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听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

松柏隆冬瘁

然後知歲寒

不涉太行險誰知

斯路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善曰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内野王縣也

莫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

言忠良舍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何歎

平良曰引大分故以抑其情 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

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

嬌

善本作所字

憐女惻惻心中酸

濟曰酷苦酸痛也 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憊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

二子棄

善本有遺念

皆遺其

善本無其字

凶殘

統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弃二子若遺遺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

向曰惟思也若循環無窮 善曰薛君韓詩

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

瀾

翰曰揮奮也沈瀾涕流泉 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

也瀾與九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

遷迷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

嗟余薄祐

善本作祐字

少遭不造

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

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哀榮靡識越在襁

褓

善本作緜緜字 統曰鞆獨靡無越於也襁褓束襖嬰兒衣也

祿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緜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

子不訓不師 統曰肆

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傳 善曰嵇氏譜曰康

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 爰及冠帶憑寵自

放

善本無此二句 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 冠帶亦冠也 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

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

善本作上字 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

善曰廣雅曰希庶也 趙岐孟 銑曰老謂 老子莊謂

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 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善曰純嘉 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 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 兩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

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 善曰純嘉 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 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 兩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 善曰老子曰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 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 莊 子次節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 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曰余不敏好善聞人

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聞於人事 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 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 善而不能 善人也

子王之敗屢增惟塵

翰曰鍾會嘗有憾於叔夜 呂安兄巽姦安妻巽

善曰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 文同巽也子王楚子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王也

戰子王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

戰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 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 謂鍾會 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 善曰子王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 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蔦終日而畢鞭七人貨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買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之傳攻於子玉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 蕪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

大也言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之過致 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 善曰周 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舍垢說文曰 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 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人由已

感悟思愆恒若創痛

于軌向曰福心康自謙也 臧善否惡也 恒過恒痛創傷 痛割也言褊小之心明

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 善曰褊心康自謂也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足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但痛也說文曰痍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

無創者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騰

謂痍痍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起者謂鍾會譖之云嵇康

龍也騰起也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

家議於市毛詩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濟曰此自言其性

曰百川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不傷害於物何乃類

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昔慙柳惠今愧

孫登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孫登當時人也

今果羅患故愧之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

藥於中山此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內負宿心外慙六良朋宿心

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慙猶慙也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手陟書曰惟君明教平其宿心

爾雅曰慙慙也毛仰慕嚴鄭樂道閑居銑曰嚴君平鄭子

詩曰每有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直此曰樂道閑居脩

身自保也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

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

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評問也
實恥訟冤善本作免字
時不我與

也免或為善曰論語
雖曰義我直神辱志沮翰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
直而自明無幸而為獄吏

辱其神氣志亦亂也善曰
澡身滄浪平豈云能補良

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清水豈能補之也善曰孟

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

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善本作鳴鴈勵

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與以云補善本作鳴鴈勵

善本作善本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

莫能疇濟曰雖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然曾不

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

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傳等

事與願違違茲淹切困窮逢有命亦又何求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向曰古人

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絜如此則咎責悔禍

不生於身也善曰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

脩名也被褐懷王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忠善惡而居中

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會

子曰懽欣忠信外萬石周慎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
故不生可為孝矣人各二千石天子

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善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爾雅

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乃終利貞濟曰紛紜亂也世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誠

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攬我心攬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濟曰煌煌光也靈芝

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

無謗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

與聲與臭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

采薇夜疾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與臭

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

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也

范曄後漢書曰束閣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

禮記曰百年日期頤壽立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哀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

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

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

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

宕善本作客字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善本作棲

踰過也君謂夫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善本作沉字各

異勢會合何時諧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

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願為西

南風長逝入君懷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

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
所依據也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五言

王仲宣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

難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
道必可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
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

弃善本作棄字中國去遠身滴荆蠻翰曰荆蠻喻荆州仲宣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尋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國亂殺戮人多路有

饑婦人抱子弃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善本作餓字

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善曰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相完善本作兒字驅馬弃之去不忍聽此言銑曰此說婦人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寒未知身死之處弃于草中不能相全案驅馬而去不忍聽之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兒

傷心肝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滯向曰滯猶留也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滯賈逵曰滯久也方

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濟曰方並也泝流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舟郭璞曰併兩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

流而上曰溯派舟也爾雅曰逆

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為重陰

山脊曰岡 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 狐狸馳赴穴飛鳥

翔故林

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 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

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詞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露

衣襟

善本作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

善本作

琴 翰曰攝衣去衣

衣也 善曰楚詞曰擊迎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

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鄼食其也韓子曰師

流靜坐 撫琴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向曰絲絃也琴以桐

木為 善曰史記

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

濟曰壯益也此絮自哀之言 善曰羈旅已見上文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

疾告歸此詩哀人事遷邑後詩哀帝室漸衰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

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拙簪昔歸卒於家

北邙

善本作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

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 鬱何壘壘北邙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也

借問誰家墳皆

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 音舜統曰漢世

貴陵恭文原皆陵号鬱臙臙草木多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

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

曰臙臙

季葉

善本作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良曰葉猶世也 善曰左氏傳曰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

毀壤過一杯

蒲侯 便 平

房啓幽戶

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王環者廷尉罪之 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

杯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杯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 殺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善曰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珠柙匣離玉體文

長陵一抔二何如漢書正曰便房冢中室也善曰珠柙匣離玉體文

珍寶見剽虜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

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

土押金鑲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

形如鏡甲連以金鑲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

初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

化為墟周墉無遺堵善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又曰曰首禹建迭毀之說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

曰墉謂之墉毛萇詩傳**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文為板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曰漢書曰天子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詞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僂僂從事

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亡者所行歷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

悻屏與焉髣髴翰墨有餘迹善本作跡字銑曰其妻善屬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

平生所作之文尚有餘迹也善曰廣雅曰悻悻也聲類作悻

說文曰髣髴相似見不諱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流芳未及歆遺挂猶在壁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歆遺挂謂平生玩用之物尚在

於壁善曰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悻悻如

或存周惶怵中驚惕良曰悻悻失志也周章惶懼憂心驚

注曰怵如彼翰林鳥雙飛善本作一朝隻翰曰翰林鳥栖

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飛善本作一朝隻翰曰翰林鳥栖

比失耦亦如此也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

所則易注曰翰鳥飛也曲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

如游川魚比目中路如先歷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

雨雅曰東方有比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綠隙來晨雷蓄承簷

濟曰隙門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屋簷垂滴而下善曰說文曰雷承水也

寢息何時忘沈沉字憂日盈積銑曰盈積多也善曰宋

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缶可擊瓦器曰缶善曰郭璞爾雅注

曰庶幾激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

皎皎窻中月昭我室南端

良曰月光入窻又發思也南端者室之正南善曰室南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

溽暑隨節闌

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

風外始覺夏衾單銑曰凜凜涼兒并起衾被也涼風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

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翰曰續絲也言豈無重續人已亡矣

誰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綿也歲寒無與同初月何

朧朧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無所與同埋蒼曰朧朧光明也轉

轉盼枕席長簟竟牀空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席也竟盡也

牀空柔女清塵室虛來悲風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

獨無李氏靈髮歸觀爾容善曰武帝所幸李夫人

撫衿長歎息不

覺淚沾善本作曾沾善本作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善曰漢書公孫弘獲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

行日月不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涕下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

短歌行曰憂從中來善本作寢興自善本作存形遺音猶在耳

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

傷天賦曰悲體血兒之潛翳今日常存乎遺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

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善本作上斬東門吳下愧

蒙莊子齊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賦詩欲言志此志難

具紀尚書曰詩言志命也可奈何長

感自令鄙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感者憂也命也可奈何長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

運動有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

冬也逝猶往也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淒淒朝露凝列列 善本作列字 夕風厲 良曰列

兒厲嚴也 善曰毛詩曰秋曰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張故房朔望臨爾祭 善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 善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 善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

朔望勿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善曰祭不 善曰祭不 善曰祭不

月周戚戚彌想

善本作相字

愍

良曰豐豐漸進也戚戚憂心也

痛矣 善曰楚詞曰時憂憂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善曰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也 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殞之 駕言陟東

阜望墳息紆軫

善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山望其妻墳 善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山望其妻墳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善曰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善曰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

善曰徙倚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 善曰徙倚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

落葉委埏

善曰委積也埏墓道也 善曰委積也埏墓道也

孤魂獨

善曰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真無靈也 善曰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真無靈也

安知靈與無 善曰靈與無 善曰靈與無

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

悲有餘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

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

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

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不若

盧陵王墓下作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武

帝男廬陵獻王義真初封

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

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

立則次第應在義真義真輕詔不任主社稷因與

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真其為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

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徐

羨傳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

謝靈運翰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

帝失德朝廷謀廢

不任社稷與少帝

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

為

人徙新安郡羨之等

欲立廬陵王遂遷出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

方並地名善曰越絕書曰

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

灑淚眺連岡善本作崗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

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環顧高丘

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

子沈善本作痛切善本作中腸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

之阮籍詠懷詩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翰曰君子道消

曰容好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羣安在朝也憤

緣曰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
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神期恒若存

善本作 德音初不忘 銑曰心於神明期恒若存也思接德音之
在字 善曰家語曰今之言五帝

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 徂謝易永久松柏森
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已行 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為陳
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 善曰尚書曰帝乃徂落

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

芳 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季子將過徐徐君欲季子
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

季子還而徐徐君死矣遂挂劍於墓樹焉協和也龍勝楚人王莽微之
不食而死有老父弔之曰嗟乎董以香自燒龍生竟天年非吾徒

也蘭芳即與薰同也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席許劍以
過徐徐君若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

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
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

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
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

及撫墳徒自傷 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可
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死矣哀傷徒

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春誄曰歎撫墳兮告辭皆莫
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遂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平生 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
明好古蔽謂與羣邪不協自見滅亡也

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善曰若人州來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
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

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 理感深情慟定
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非識所將 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
之端也 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

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
荀采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

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餘者察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

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 脆促良可哀夫枉特兼常
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
殺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

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
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
舉聲泣已瀝 善本作 長歎不成章 向曰舉聲嗷歎泣已下
言悲之深也 善曰孟子曰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
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
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
自元嘉來每正月與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
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
靈光盛也 善曰周書曰助
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
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哀敬**

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銑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 善
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
謂及高祖即位美

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 善曰休命
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
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向曰延

周易曰夫揚于王庭 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向曰延
朝廷之間為帝顧遇朝讌之時皆流聖情優也 善曰毛詩曰不明
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知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晚逢生戒輕

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
謂輕也 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逢官
逢也晚逢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
死知遇恩 不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翰曰否來泰往謂

令命輕 不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翰曰否來泰往謂
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 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

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
泰君子道長 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銑曰勅誠素故
小人道消也 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銑曰勅誠素故

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
相合為君臣也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

文選二十三卷 八百六

有積素與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咸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因谷非漸漬榮會**在

逢迎 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

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 曰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 **束紳入西寢** 曰

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

伏軾 善本作軾 **出東垆** 向曰紳帶也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束

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伏之言者其敬甚也 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拜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 **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蒺藜**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無也蒺藜青草木之也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朝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

悼總帳之冥漢漢書景帝紀曰作湯陵張晏曰 **松風遵路急**

帶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 **煙冒隴生** 銑曰遵繞也

曰冒覆也方音曰秦晉之間塚謂之隴也 **皇** 善曰說文

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

之聲 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

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

此言人之思慕 **萬紀載絃吹千歲** 善本作 **託旒旌** 濟曰十

被在歌謳之聲 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

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旒旌之中 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

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

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

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 **未殊帝世遠已同倫化萌** 向口倫

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

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

大化流行之萌始也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

存其神已謂故同 **幼壯** 善本作 **因孤介未暮謝幽貞**

乎倫化之萌也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

幼壯謂少年日也未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

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爲戀文帝

之明德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嶇**

哀曰軌跡夷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化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歿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平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都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

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翰曰魏武帝作銅雀臺遺令施總帳朝脯設脯糲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

總歲帷飄井幹

寒樽酒若平生

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

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莊子注曰井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鬱西陵樹

詎聞歌吹聲

向口詎猶不也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

芳襟染淚迹

媛空復情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况乃

妾身輕

良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爲久長也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王床鄭玄曰坐王床處天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

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濟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十篇十六舉秀才甲科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

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

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楨幹 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 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情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為

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 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

如一不復變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攜

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 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

梁武帝也景者美稱前人比於光景也 善曰衰孽齊東昏案

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

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 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善本有此二句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

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 濟沖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向

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王戎字濬沖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

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與濬沖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

自比諫也夫子謂雲也 善曰傳暢讚曰王戎字濬沖戎為選官時

江夏令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

俱處要職戎以禮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叻自謂也梁

余揚濁清

善曰伊人范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

所能揚也 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

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汜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

調曹子建贈丁儀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濟曰平生

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 善曰言將 **不忍一晨** 善

作辰 **意千齡萬恨生** 其一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

將乖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 **已**

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 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

叔敖曰篋篋之橐簡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 善曰新字

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遇謂嘲謔雖有相陵亦

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善曰蒼頡篇曰嘘調也 書曰嘲亦

嗚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 **何時見范侯還**

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

教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 其二銑曰范侯

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 善曰左氏傳曰日 **弗覩朱顏改徒**

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一歷也

想平生人 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

事也徒但也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 良白君子有疾撤瑟琴寧知安

善曰楚辭曰寤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

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 **已矣余何**

歎輟春哀國均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秦五殺大夫死秦人

贈荅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四言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

良曰翼翼飛鳥以喻子篤也載

往戾至

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也善曰蔡氏譜曰
舫舟翩翩以

泝大江濟曰舫也翩翩舫行兒逆水上行曰泝流
蔚矣荒

塗時行靡通翰曰蔚草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
行故無通也靡無也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

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
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向曰時亂人
苦別離相阻

隔也悠悠遠矣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濟岱江衡善本作邈焉異處

銑曰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仲宣客在於中
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

近荆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
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

雨之降不還雲中也善曰鸚鵡賦曰伺今日以雨絕陳人生實
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比言未詳其始

難願其弗與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瞻

望遐路允企伊佇翰曰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推也

子望之鄭玄曰政足可以望見之政與企同烈烈冬日肅肅淒風向曰烈烈寒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潛鱗在洲歸鴈載軒銑曰潛鱗

故渚於泉軒飛兒善曰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
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兒

苟非鴻鵠孰能飛翻也言且非此鴻鵠誰能飛翻離此亂

時之險善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雖則進善本作慕子思

匪鶴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鶴離也追字宣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

尚書曰予瞻望東路慘愴增歎善曰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率彼江流爰逝

靡期翰曰東路謂濟陽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君子

信誓不遷于時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

旦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向曰及與也同官為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 善曰左氏傳曰先蕘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良曰授

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饋以匹

馬願子冠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

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漣漣也而亦淚流也

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涕洟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曰

君子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也 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翰曰士孫文始少有賢學年十五能屬文董卓作亂

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荊州後功封澹津亭侯與察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此詩 善曰

三輔史錄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

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權等所殺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

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聚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

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濟曰荆楚荊州漳水在焉湄岸也 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

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克宴起

善本一作與字翰曰克能宴安也 善曰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

詩和通箎移填

比德車輔

銑曰箎竹器填土器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和通

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為車輔侍矣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填仲氏吹箎毛萇云土曰填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填箎左氏傳曰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號之謂乎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良曰度用卒終獲得

也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 庶茲永日無讟厥緒濟曰讟言失厥其緒業

也 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 雖曰無佞言時不我已 翰

已成也言雖無讟時屬喪亂不成我此志終 同心離事乃有

逝止 善曰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也 橫此大江

淹彼南汜 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

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濟

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 善曰毛詩曰 惟彼南汜君子

居之 翰曰君子謂文始也 善曰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哲

不思 銑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 善

伊媵婉胡不悽而 良曰矧况伊惟也媵婉好兒胡何也言天

而助辭也 善曰毛詩曰矧伊 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翰曰

之後願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

善曰毛詩傳注曰晨風鷓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羗迓高而難

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 平聲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

書曰以桑田王室毛詩曰慨其歎 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向曰良

矣又曰我心肥泉茲之永歎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

不以天官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翰曰四國為中國也阻限

始之澹津也俾使也 善曰毛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銑曰

喬不虔汝德

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

慎爾所

之

善本作主

率由嘉則

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

忘率由舊章又曰仲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翰曰潛龍勿出志不可拔也

無忒差也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悠悠澹澹

禮鬱彼唐

林

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兒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良曰同域與荆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

善曰

爾雅曰迥遠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善曰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

生芻一束其人如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曰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聚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柔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良曰翩翩孤飛自率循也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自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歧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歧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六音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歧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六音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歧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六音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歧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六音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歧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六音

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善本作謀言必貞賢字錯路說稅申輔

於在朝臣之賢者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

陵有作僑盼是與善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故繁以此事戒叔良也

公孫僑子產也羊舌盼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善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

曰子恐來世善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觀著

知微善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微也

善曰華喻貞越絕書子胥曰善視明聽聰靡事不惟善董褐荷名

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善董褐荷名

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胡忘乎不師善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

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向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

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

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

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

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

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

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

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 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大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王有要在眾思歡

向曰要正也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

成功惟汝賢又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

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瞻**

彼黑水滔滔其流

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良

滔滔漢南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

命而來自是其美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二邦若否**

職汝之由

良曰若一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新戒者也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也

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

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

善本作于異字 **他仇**

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

類善自勉也 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自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

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人誰不勤無厚**

我憂

我憂

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深也 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

謂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善曰言為詩

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司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

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善曰元

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過彼

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郡翺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誰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善曰四節已見上文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眾

賓會廣座善本作明燈善本善本作熒其炎光鏡曰熒盛兒善曰史記侯

嚴曰公子自是迎羸羣眾廣坐之中楚定詞曰蘭膏明華鏗錯鏗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熒熒也熒大明白清歌製妙

聲萬舞在中堂濟曰製作萬大也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下舞也金壘會

善本作醴禮羽觴行無方向曰醴酒也甘醴美酒也

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詞曰瑤漿密勺實羽觴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

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馳歡

善本作悅誠未央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罷也善曰四牡

主人歌無庸歸音余嬰沈痼疾窳身清漳濱翰曰前篇

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窳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

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自夏涉玄冬彌廣善本作

十餘旬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

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庄氏傳注曰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

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人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

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也

世言能行步車足來者我疾以慰我身也善曰左氏傳薦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情躬

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時敘述便憂恤勤勞也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便

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

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善曰西隣鄴都逝者如

流水哀此遂離分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則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善曰論語曰子在

州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

我春時要期也善曰楚詞曰無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

文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善曰蔡邕警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脩

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善曰左氏傳

鄉首陽之義也曰之北而君之義也善曰左氏傳曰君之南秋日多悲懷感

以長歎平良曰既謂感歎也善曰毛詩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終夜不遑寐敘意於

濡翰向曰遑暇寐即濡沾翰筆也敘意活筆謂作文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恍恍兮不遑寐

筆明燈善本作曜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急也白露塗

前庭應門重其關銑曰應門正南門善曰楚詞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

應門四節相排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既殫矣善曰壯

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爭將為難也征行也善曰壯士謂五

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拜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

涕泣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氛霜

善本作霜氣字

何皚皚

五來向日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

也氛邊氣皚皚白也善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劉歆逐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州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銑曰緹丹黃色善曰緹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

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

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善曰論衡曰

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翰曰君侯雅之志縱橫如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魯

善本作僂安能追

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僂僂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魯慕小雅斯于歎詠之美僂僂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僂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掖垣也垣牆也善曰毛

誰謂宋遠政余望之洛陽故宮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良曰拘拘東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

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思子沈

善本作心曲長歎不能言

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

向曰寺司也謂慎土司之地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塘池源流也善曰思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翻翻孤飛自善曰禁乖人易感動淚下與衿連

詞曰漂翻翻其上下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良曰乖離也皦皦日光自曰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善

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曰毛萇兼燭八絃內物類庶

曰皦白也楚詞曰晞白日兮皎皎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抱此深感矢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去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

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網維也尚書曰庶備庶類遵王之誥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庶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 磷磷水中石 銑曰磷磷水中見石白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原

派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

善本作華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向曰蘋藻草名涯

良曰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敬

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豈無園中葵 懿此出

澤 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 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 瑟瑟谷中風 向曰亭亭高兒瑟瑟風聲 風聲一何盛

松枝一何勁 向曰勁 冰霜正慘愴 終歲常端正 濟曰

慘悽寒氣端正謂花色不變 善曰楚詞曰霜露懣悽而交下 豈不羅凝寒 松栢有本性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善曰疑嚴也 鳳皇集

南嶽徘徊孤竹根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 善

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於心有不厭奮翅凌

紫氛 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 豈不常

勤苦羞與黃少在羣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善曰黃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

雀喻俗上也君也須待也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向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重刊

贈答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

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眾星喻羣小邪人也繁多也

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
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
黃雅曰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

彼雙闕間 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
證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叢
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

中天 銑曰文昌殿名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 善曰
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
與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 春鳩鳴飛棟派焱 善本作

激楸軒 濟曰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焱風也風主教
令也楸軒階鉤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於上也 善
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颯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颯同古字通
儒憲間也徐幹齊都賦曰憲楸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憲也 顧

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
全也 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族也列子曰北宮
子底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
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
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
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 寶弃怨何人和氏有
其愆 翰曰寶弃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為非玉而
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跗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
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跗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跗
音則孔安國尚 彈冠俟知已 知已誰不然 善曰志所望彈
書傳曰愆過也 善曰言欲彈冠

仕也而今知已皆見棄致則與幹同故云誰不然 善曰言欲彈冠
以俟知已知已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
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良田無晚歲膏
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已

澤多豐年 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

澤多豐年 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

澤多豐年 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

澤多豐年 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

為意 善曰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

程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

年穰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 善本作 宣 濟曰亮信也

也信懷良王之美彌久之歲道愈通也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

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

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淹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

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五言向曰魏志云丁儀字敬禮有文

才武帝辟以為掾子建贈以此詩有 怨刺之意也 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

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疑霜依玉除清風飄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

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履疑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良曰謂陰陽不和

雨成川澤也雨三日已往為霖 善曰廣雅曰八

月浮雲不歸在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黍稷委疇隴

農夫安所獲 濟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

治之田也毛詩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 向曰在貴謂

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狐白足御 善本作

冬焉念無 衣客 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

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善

贈丁儀一首

曹子建

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疑霜依玉除清風飄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

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履疑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良曰謂陰陽不和

雨成川澤也雨三日已往為霖 善曰廣雅曰八

月浮雲不歸在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黍稷委疇隴

農夫安所獲 濟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

治之田也毛詩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 向曰在貴謂

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狐白足御 善本作

冬焉念無 衣客 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

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善

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

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

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善曰言延陵不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異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帝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亦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致劍帶徐君墓而去廣雅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銑曰寧安也謂僕曰惜愛也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

善本作攬字

衣起西游

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西游

善曰古詩曰

攬衣起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

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

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詞曰覽可與云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

喻已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

懷愁

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

悲風鳴我側羲和

逝不留

翰曰羲和曰御也逝往也善曰楚詞曰哀江介之悲

時不可及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

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

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善曰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誰令君多念遂

使懷百憂

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翰曰函谷關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時也

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向曰涇水

濁渭水清 善曰毛萇詩 壯哉帝王居住麗殊百城 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道

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

豫州威 萬百城 自關出浮雲承露既采太 善本作清 濟曰自關

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梁平也太清天也 善曰西京賦曰園闕竦以

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

曰抗摩也梁與抗同古字通楊 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翰曰皇佐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 善

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

傳歲尹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 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權家雖愛勝

全國為令名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

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 君子在末

位不能歌德聲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

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君子在末

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

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一銑曰丁儀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

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白營也營謂營生也 翰曰貞正則

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善曰言歡怨非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

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帝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

鄭玄周禮注 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濟曰魏志云白馬王彪字朱虎武帝子黃初中與任

城王及植俱會京師到洛陽任城薨後植與白馬

王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在道宜異宿止也意每

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白馬王辭

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樂曰於園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

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
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門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在謁帝承明廬問張公

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壇郵

也時植雖封雍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向曰清晨日未

也仍居野城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

也首陽山名善曰陸機洛陽記 梁 汎舟越

日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 汎舟越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門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在謁帝承明廬問張公

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壇郵

也時植雖封雍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向曰清晨日未

也仍居野城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

也首陽山名善曰陸機洛陽記 梁 汎舟越

日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 汎舟越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也 汎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者銜扼車轂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志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衢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善曰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孤狸也公羊傳曰楚莊三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

蒼蠅間曰黑讒巧令親疎翰曰蒼蠅能變白為黑喻佞人能變善為惡謂文帝信讒遂疎兄弟如此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欲

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楚辭曰攬騏驎而下踟躕亦何善本作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良蕭條草木衰落只匿藏也善曰楚辭曰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頽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善曰蔡善曰漢書青息夫躬絕命辭曰嗟若是欲何留也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善曰鄭玄其四濟曰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為歎息善曰廣雅曰感物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善曰鄭玄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也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替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

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替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替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

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頃刻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替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

骨棄捐孤魂不歸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替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

漢書貢禹上書曰骸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替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

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頃刻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替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

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曰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

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

金石咄兀喑子令心悲其五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喑大驚歎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聲類曰喑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心悲動我

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疇然後展殷

勤翰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隣而居蓋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躬勤衾被幃幃也善曰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

也幃與憂思成疾疢疢無乃兒女仁向曰苦憂思成疾疢也

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媪曰非兒女之所知文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

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銑曰然而倉卒分離復有死者能不懷苦辛之

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曰軫軻長苦辛苦辛何慮恩

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向曰吉凶壽考不定使人疑之翰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道赤松子久來詭欺之說

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閭必如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如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

持濟曰佞臣讒邪變故當在須臾百年之生誰能使持離別善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比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多曰斯須猶須臾也離別永無

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會執手將何時

良曰吉凶難知執手敘情復將何時也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銑曰王謂白馬主也玉體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王黃

後期謂壽考也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

拒策書曰君慎疾加食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

文選年曰朱

詢茲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向曰即就援引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

五言翰曰丁翼字敬儀少有才安博學為黃門郎植贈此詩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善曰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銑曰豐美膳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

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良曰隅即角也善曰論語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侯我於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善曰齊王曰臨菑其富其民庶也善曰楚辭曰挾秦箏發彈徵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史記

看來不虛歸觴至反無

餘向曰肴饌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也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大國多良材譬若海出明珠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善曰禮

諸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則不能儲蓄發於辭色以自為大也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君子義休待善本作小人德無

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侍待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

須濟曰須待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

安國尚書傳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翰曰滔蕩大兒君子通

日須待也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固堅也而時俗

之人多所拘束小節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君子通

大道無願為世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為

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喜字

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夢

風馳雷 善本係電字

逝躡影 善本作景字 追飛 向曰逝往也言上卒如風雷之速躡影謂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兩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騫

凌厲中原 濟曰仇匹載乘也好匹則秀才也善曰毛詩曰君子好

生姿 良曰凌上厲越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

我好仇載我輕車 善曰毛詩曰君子好

南陵長阜北厲清渠 銑曰阜山厲越也善曰廣雅曰南陵長阜北厲清渠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

仰落鰲鴻俯引洲魚 銑曰謂行軍田獵也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且 子余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逐邁息彼長林 良曰逐疾適行也 春木載榮布葉垂

陰 良曰載則也 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兒善曰毛詩曰習

習谷風春嘉婦徐氏書 習習谷風春風習習風和兒善曰毛詩曰習

咬黃鳥顧疇弄音 向曰咬咬鳥聲疇匹也亦如我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善曰

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求嘯 善曰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翰曰浩浩水派兒洪大也近國之地善曰毛詩曰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澆土灑助山鳥羣飛

向曰萋萋盛兒奮起也澆灑魚龍游水聲善曰蔡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澆灑實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

懷駕言游之善本作日夕忘歸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銑曰良朋謂秀才也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青躬詩曰憑牽聖顏

如渴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青躬詩曰心之云莫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銑曰息徒徒於蘭圃圃秣飼也華山山名善曰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

流碯波平臯垂綸長川日碯碯也華山有光華也流碯箭也綸釣絲也流碯平臯之澤垂釣於長川謂軍息而漁獵也善曰說文曰碯以石著也碯也綸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為之綸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善曰漢書曰周亞夫目送之歸曰賦曰彈五絃於

指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善本作良曰太玄大道也

澹無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

筌齊曰叟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道也言與秀才亦相與得意忘言筌引魚者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

逝矣誰與盡言向曰郢人善塗有匠石善運斤二人自相知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盡去而臯不傷比道之至妙今秀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善曰莊子曰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鼻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聖而臯不傷郢人立不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且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善曰舞賦曰夫何嶸嶸之閑夜微

風動桂一本作組帳高褰良曰桂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也善曰方言曰桂謂之裾音圭

風動桂一本作組帳高褰

風動桂一本作組帳高褰

風動桂一本作組帳高褰

風動桂一本作組帳高褰

挂或為幃禮曰幕人掌帷帟綬組所以繫帷也
王逸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王璜為帷帳也
善本

莫與交歡
翰曰自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
善本
毛詩曰旨酒欣欣漢舊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

琴在御誰與鼓彈
濟曰御用也鼓亦彈也
善本
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仰慕同

趣其馨若蘭
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
善本
曰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

易曰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
佳人
善本作
能
不
永
歎
秀才
善本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

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

司馬紹統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
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善本
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
始中為秘書郎轉丞後
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若若椅桐樹寄生於南岳
向曰椅桐中為琴瑟紹統自
託
善本
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
曰惟椅梧之所生有衡山之峻坡

上陵青雲霓下臨千

仞谷
良曰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
善本
也呂氏春秋曰若决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

曰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濟曰孤危謂生在幽遠無
平居寄足之地
善本
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
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

助角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
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鸞
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
善本
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

曰鸞鷲鳳
屬神鳥也
今者絕世用
善本作
控
貢
惚
見
迫
東
翰

今者絕世用
善本作
控
貢
惚
見
迫
東
翰

今絕於代人所常用在孤危之地故空惚迫東常不安也
善本
語曰梗梓仆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惚惚於山陸王

逸曰惚惚
困苦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向曰匠人不知我
材且不相顧牙曠

困苦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向曰匠人不知我
材且不相顧牙曠

不知我音亦不收錄言堪為琴瑟雅器 善曰班固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斲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師焉得成琴瑟必何由揚妙曲 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

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 善曰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虛長情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 舟舟三

光遲 善本作 逝者一何速 善曰桓子新論曰舟舟漸進見三光日月星也

善曰廣雅曰舟舟進也淮南子曰夫道中夜不

能寐撫劍起躑躅 翰曰劍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

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

卞和潛幽冥誰能

證奇璞 向曰卞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

之也人雖有良才無媒難以進也 善曰卞和見上文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翰曰假託神龍以喻山濤欲

其光輝以相燭照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 善曰神龍喻濤也山

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

答何劭二首 五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答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答為先

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向曰吏道謂理人之道也迫逼

道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 纓綏 誰為徽纆文憲

焉可踰越也 善曰纓綏也纓所以繼冠者徽纆並糾繩之類憲法踰

善曰班彪與金昭卿善曰遠在東垂吏吏纓綏誰為徽纆文憲

記曰冠綬纓鄭玄曰綬纓飾也周易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

有餘銑曰恬曠開暇也煩促急迫也良朋貽新詩示

我以游娛良曰貽遺娛樂也善曰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

樂穆如灑清風煥善本作若春華敷濟曰穆和敷布也

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善曰毛詩曰吉父作自

昔同寮察於今比園廬向曰同寮寮同官也比園廬謂並

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

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篋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

始庶幾竝懸輿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統曰散髮言不為冕所束也重

屬耳聽鸞鳴流目翫儵魚向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良曰餘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

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

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

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

速各殊靜緩躁速也

毛子四章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
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
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濟曰

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
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 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
也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 良曰恬虛謂閑暇也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翰曰忝辱君祿媿荷天子以
衰暮矣故云已西傾白日 **道長苦智短責重困** 善曰

才輕 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為任重道遠苦智慮淺短
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也責求也 善

且清 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謂此言明且清也 善曰論語曰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夕惕坐自驚 翰曰負負擔也小人之事乘乘車也君子之事使
重位為我戒也惕猶懼也 善曰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

是用感誓茹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 尚書傳曰惕懼也

溫麗無乃違其情 向曰貺賜誠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其
篇然何劭所贈是啓發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即

贈張華一首 五言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透

何敬祖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

贈張華一首

五言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透

子曰日月逝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不測暮春

忽復來和風與節俱銑曰與節俱至也善曰論語曰暮春

曰習習和舒之良揚泉物理論曰春氣騰其風温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敷布也春水初泮故泉涌正可臨翫嘉木

布其華也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圃西瞻

廣武廬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爵廣武侯故曰廣武廬廬宅也善曰賦

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做於人是存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

焉足慕向曰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焉慕學管氏樹塞門也鎮

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在昔同班司今者竝園墟

銑曰昔曾連官今復竝居也墟庭落之私願借黃髮逍遙綜

通言善曰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

琴書翰曰借俱也黃髮老壽詩也逍遙言任性也綜猶理也善曰黃

條暢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躋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玩

曰韓詩曰搔首躋躋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

薛君曰躋躋躋躋也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

但自相得意意如得魚忘筌也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

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

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罷遷斥官名曰外兵郎夜丘令一首四言善曰晉百

馮文罷集云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

詩賦駟十三州記曰斥丘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翰曰文罷為太子洗馬

於皇聖代善本作世字時文惟晉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

道也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受命自

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

天奄有黎獻

良曰奄大黎衆獻賢也 善曰謂武帝也毛詩曰

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 善曰謂惠帝也晉書曰洛陽城闕

目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 善曰謂惠帝也晉書曰洛陽城闕

也闕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大子經廢

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 善曰謂惠帝也晉書曰洛陽城闕

門碎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官東薄室門外中有承

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宮在太官東薄室門外中有承

上有集惟彥 其一向曰明明美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

上 善曰毛詩曰明明美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

言智信之道而為太子洗馬 善曰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

奕奕馮生哲門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德 天保定子靡德不樂 良曰保安靡無樂盛也言天之安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彼承華其容灼灼 其二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

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天灼灼其華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善曰本傳 允迪 文巖也哲智允信迥道也

切與跬 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四翰曰曠遠也言我與文罷遠齊

利又能割斷金石言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曰羣黎百姓也綏安勤勞止辭也 舍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

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

曠遠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毛詩曰羣

黎百姓長揚賦曰羣黎為之不康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舍曰

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 舍曰

毛詩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

率百里其人稠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 齊曰僉皆諧和也爾謂

則盛稀則曠也 云罷可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 舍曰尚書僉曰垂

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綱罔喻

為政理之 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其五向曰徂往也乃眷北

天子之美祉美也 舍曰毛詩曰乃眷西顧 疇昔之游好合

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疇昔之游好合

纏絲 良曰纏絲密兒 舍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

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彦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 翰曰借曰假曰也洽猶足也言王事

年也 善曰毛詩曰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銑曰居謂嘗在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 舍曰應璩與趙叔

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

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其六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

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

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

既命四牡項領 良曰之子謂文罷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斥

日毛詩曰駕彼 遵塗遠蹈騰軌高騁 翰曰騰疾行也軌跡

四牡四牡項領 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 慶雲扶質清風承景

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 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其七良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疾也 舍曰廣雅曰質驅也 日邁行

永長也 善曰毛詩曰嗟 否泰有 善本作 殊窮途有違 琅

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 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 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違也 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 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 語注曰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翰曰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 違異也 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 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逝

將去我陟彼朝陘 善本作垂字濟曰逝往陟升朝北垂邊也 言馮公既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斥丘

念心孰為悲 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我 誰能悲也

答賈謚一首 善曰王隱 四言并序 善曰王隱 晉書曰賈謚字長洲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 馬如淳曰前駢也先作也 魯公 善本 無此

字賈長洲以散騎常侍 善本無 一侍字 東宮積年 善本 無此

郎中令 善曰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 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 王出鎮淮南以 機為郎中令也 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 善曰臧榮緒晉書 曰機為尚書中兵 郎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 翰曰伊惟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 衆庶也 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 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 先天創物景命是膺 翰 先猶尊也創始景大膺當也言命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為 人主也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 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 降及羣后迭毀迭興 翰 毛詩曰我狄是膺毛萇曰膺當也 降下羣衆后君迭遞毀亡也三皇之下衆君迭有興亡 善 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 龜矣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善本有 云爾字

終古崇替有徵

其一翰曰遠速也崇替亦猶興亡也

善曰

尹彙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章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在漢

之季皇綱幅裂

濟曰季末也皇綱如帛幅分裂謂其羣

也皇綱以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廊帝統恢皇綱毛萇詩

火

善本作

辰匿暉金虎曜

善本作質

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故火辰暉

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大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

馳改馬義夫赴節

濟曰英雄之曰馳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忠

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其二銳曰天子有難則諸侯釋

去其守位動用于戈以謀匡救

室之亂靡邦不泯

平向曰靡無泯平也

善曰毛詩曰

彼墜景會不可振

平向曰墜落會則也言漢室衰微如落日

婦賦曰日躔躔以西

乃眷三哲俾乂斯民

向曰皇天乃眷

曹操曰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

難改物承天

其三良曰三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制承奉天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

向

實龍飛劉亦岳立

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

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

干戈載揚俎豆載戢

善曰毛詩曰載戢于戈毛萇曰戢聚也

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也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

良曰載則揚舉戢戢也俎豆禮器也言天子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

開之矣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其四銑曰言所玩習但為凱樂之

曰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說同 **天厭霸德黃祖** 善本作 **告**

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豐** 許觀銑曰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

其凶豐將有革也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于

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 **獄訟**

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豐兆也言禍有兆 **違魏謳歌適晉**

翰曰言史獄定訟謳歌道德皆違去於魏而

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

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去齊

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銑曰庸岷蜀也三江

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藩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諱

爽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魏出

封王 **赫矣隆晉**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靈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

奄宅率土 向曰赫隆皆盛美貞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

又曰率 **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斯祐** 向曰言對答揚舉天人之事有

也 善曰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 **惟公太宰**

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

光翼二祖 翰曰太宰賈充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充為右

弼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

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 **誕育洪胄纂系戎于魯** 其六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

繼大於魯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舜何南尹母曹充少女

善

告

獄訟

違魏謳歌適晉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赫矣隆晉

奄宅率土

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斯祐

惟公太宰

光翼二祖

誕育洪胄纂系戎于魯

東朝既建淑問我我

我求明德濟同以

善

告

獄訟

違魏謳歌適晉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赫矣隆晉

奄宅率土

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斯祐

和 向曰我謂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以齊王事同心而和穆也 善曰謂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侯曰唯據我而晏

子曰儻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美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 魯公 潔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

戾止衣服委 平蛇 徒何銑曰言賈謚至正衣冠委蛇委蛇美 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 思媚皇儲高步承

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華 其七翰曰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

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 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

翰曰逮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 及子捷遲同林異條 銑曰

云下僚 善曰下僚謂洗馬也 游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謚先貴也 善曰俱在東

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捷遲偃仰 年殊

志比服殊 善本作 義稠 直留濟曰謚少機老故曰年殊相與

志相善故曰義稠 善曰服童服也 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其八良曰跨越也言同游經越 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 向曰祇

善曰尚書曰祇承于帝 論語 往踐藩朝來步紫微 向曰出

日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也 即中令故云往踐藩朝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 升降祕

子官也 善曰蕃朝只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為尚書郎 閣我服載暉 翰曰秘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善

祖光武之後將相名臣求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者閣唯臺即升復 道取急因得聞覽序云入為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者也

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其九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 明威也 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

將天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銑曰分別則易集會則難 念

昔良游茲焉永歎 善曰劉楨黎陽山賦曰良游未厭白日偕 輝毛詩曰

公之云感貽此音翰 平濟曰魯公感此分別之 事遺我此詩音翰謂詩筆

也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 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善本作之 云有也韋昭曰翰筆也 蘭字其十

翰曰蔚歎美也藻文也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善曰蔚文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蘭力且切協韻力舟切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

有金萬邦作詠向曰江漢有木謂橘也言度比則為枳故云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

不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謚贈詩戒士衡無為變志故也故詩云在南稱柑度比則橙也故以金答也

曰木謂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稱柑度比則橙也故以金答也

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潘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路南金

民之胥好猶絀狂善本作厲

聖銑曰胥相也猶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我以言相戒使我猶狂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善曰爾雅

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

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十一翰曰儀形在昔謂以古之道相戒喻我聞子之命善曰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五言良曰承明亭名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

陸士衡

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也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但征濟曰嬰纏也駕言謂駕車馬出上書曰豈拘於俗羣於世曹子建貢

飲餞豈異族親戚弟窮詩曰舉挂時綱毛詩曰駕言徂東

與兄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爾又婉變力君人思紆鬱游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子情良曰婉變深思良君人謂士龍也紆鬱夫志自善曰方言曰婉歡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變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變董公惟亮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發初曉

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淚下而交於纓也纓衣領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翰曰長林萬始並亭名佇盼世罕四頁未

要遐景傾耳玩餘聲

良曰佇立盼看遐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為別猶立看其遠影玩想其餘語之聲

餘語之聲 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訖貪也

南歸慙永安地邁

頓承明

銑曰南歸謂弟也北邁自屬也慙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名 善曰毛萇詩傳曰慙息也頓止舍也

永

安有昨軌承明子弃予

與協韻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示明則士衡獨止

不見其弟故曰弃予也軌跡也

俯仰悲林

善本薄慷慨含

辛楚

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悽慷慨為歎含蓄辛酸痛楚猶痛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泣血連如楚也

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濟曰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 善曰言和悅纒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

感

別慘舒翻思歸樂遵渚

銑曰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翻謂如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 善曰舒翻謂鴛鴦遵渚謂鴛鴦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翻之飛鴛鴦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謂如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 善曰舒翻謂鴛鴦遵渚謂鴛鴦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翻之飛鴛鴦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 鄴炎詩曰舒吾凌霄羽 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翰曰顧彥先同為尚書郎 過雨不相見故

贈此詩 善曰王隱晉書曰顧榮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 積陽熙自南

向曰大火南方星也貞正也朱光曰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

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 善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真正也

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與也續漢書曰日

行南陸謂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 良曰望舒月御也屏翳之夏也

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 善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

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

起用王逸曰屏屏聲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

淒風迂時序苦雨遂成霖銑曰淒寒迂逆也為人所患

善曰左氏傳中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朝游

所患苦也小雅曰迂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濟曰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

毅有羽扇賦感物百憂生纏絲自相尋翰曰感此風雨

衾已見上文與子隔蕭牆蕭牆阻善本作且深

也纏絲思亂貞善曰與子隔蕭牆蕭牆阻善本作良曰蕭牆院落之牆善曰論語子

日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

與音向曰託寄也聲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善曰毛

山父永懷朝游游會善本作城夕息旋直廬濟曰曾重也直廬直

以慰其心宿之廬善曰張晏

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

於目前也

遷雷中宵激蕩電光夜舒翰曰宵夜激震

綺疏良曰地曳也綺疏窓也善曰說文曰拖曳也鄭玄禮記注

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豐注溢脩雷黃潦浸階除銑曰

也注雨水也脩高也黃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蔭

之雷黃潦又浸於階庭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

兩水也又曰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向曰結不解言

除殿階也沈善本作稼湮梁穎流民沂荆徐翰曰稼謂田苗

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

二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流散沂水上於荆徐二州善曰廣

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沂向也荆徐二州名也

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

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維汭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

五言翰曰晉百官名云顧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土衡思之故贈此詩善曰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向曰肅嚴邁遠也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

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

裔

銑曰公真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趾也善曰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趾也解

朝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

伐鼓五嶺表揚旌

萬里外

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蠻夷之地有軍矣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其延壽懸旌萬里之外

遠績不辭小

立德不在大

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不在大國小亦可為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

孟曰子蓋亦遠績功而大庶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

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

帶

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大善曰古辯具博遊曰衆星累累如

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

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銑曰言惆悵瞻公真之駕引領

望其歸旆真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善曰集云陸士衡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

善曰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

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銑曰

翩翩旅游之兒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

長孺谷水陽婉孌岷山陰

濟曰髡髡似見不明之兒婉變好良谷水岷山並吳地山水思之髡
髡若見其在於日前也婉變存思兒水北曰陽山北曰陰善曰楚
辭曰時髡髡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
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岷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
陽婉變已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善本作沉字銑曰
見上文

府魂魄懷於吳士而精爽若飛若沉不定也善曰老子曰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
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寤寐靡安豫願言思
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所欽良曰無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敬謂兄也善曰東京賦曰膺
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深也
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

安得忘歸草言樹之背然斯三豎虛作思鳥有悲音
善曰韓詩曰焉得誼草

言樹背與襟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善曰韓詩曰焉得誼草

言樹之背然斯三豎虛作思鳥有悲音
善曰韓詩曰焉得誼草

且有悲聲况
人豈無之也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良曰孫盛晉陽秋云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機從

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答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俊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立

向曰躋升峻高玄深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吊魏

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秘閣然必書省亦為終朝理文案薄
秘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秘閣之幽遠也

暮不遑眠善本作瞑字銑曰遑暇也善駕言巡明祀
日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

致敬在祈年善曰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
翰曰此機從駕出巡祭祀致敬鬼神祈年豐也

道遙春王園躑躅千畝田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
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藉田躬推千畝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躑躅
濟曰時晉有春王園天子游焉逍遙閑樂兒躑躅漸進行息時天子

同禮記曰天子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銑曰迴渠曲渠也東西為陌南

北為阡扶者言水在阡上若從下扶持而上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嘉穀垂重穎芳

樹發華顛銑曰垂穎穀穗顛樹梢也善曰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

摠轡臨清泉善本作淵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善曰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執

為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良曰戚戚憂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善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

陸士衡

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翰曰悠悠遠也善曰鸚鵡賦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悠悠二

千里何時復來會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上濟曰緇黑色言塵染衣黑也善

曰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

子即其婦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隆思亂心曲沈歡滯

不起良曰隆繁也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沈滯而不起善曰王君

歡沈難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

善本作江汜銑曰剋猶可也興起也翰曰假借也汜水名言歡

涯以見所思也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翻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向曰此詩代答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闥深闥也

借問歎何為佳人眇

天末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闥幽闥

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游

官久不歸山川脩且闊

良曰游宦子仕於中朝脩長也善曰遊官已見上文

形

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逢

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

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

不臧遷閼伯于商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

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離合非有常譬彼絃善本作與

筓

音括濟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絃與箭筓暫著絃乃釋遠去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

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翰曰金石謂堅

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善曰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罷一首

五言翰曰文罷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

良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及承華已

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

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善

曰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

善本無此二句向曰故林太子

宮言尚為洗馬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

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謂思文罷善

曰所欽已見上文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翰曰軔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

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

向曰朔北也悠悠遠貌迴闊也善曰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

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貌其迥深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善曰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

良曰臨川結謂水聲相感志節

之士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善愧無雜佩贈良評代

兼金

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訊猶戒也善曰毛詩曰知子

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魏兼金一百而

趙歧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

夫子茂遠猷款

誠寄惠音

翰曰夫子謂文罷也茂美猷德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也善曰尚書曰遠乃猷

秦嘉贈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黎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

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怨馬如擣方言曰別促

指途悲有餘

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

為東峙

善本岳游如東止之山岳也峙止也善曰言已逝

岳

善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

如西派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濟曰

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善曰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

與戀居者之志彌生

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驂

非服翰曰俱同也驂服之馬常相隨

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駢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

曰兩服中夾夾轅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

向曰人意迷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煜

於云銑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二儀天地也烟煜元氣也善曰周易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

繩闡化八象成文

翰曰粵於也伏羲古帝王也八象八卦也言伏羲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

文字 善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 茫茫九有區域以分 其一濟

寬廣自九有九州也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也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神農更王軒轅承紀 良曰神農沒

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 善曰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我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

書野離疆爰封眾子 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眾子也 善曰漢書曰昔征黃帝畫壘分州得百姓之國萬區 夏殷既襲宗

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 周繼祀 善曰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赫赫瓜 瓜 善曰徒 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 疆 善本作 秦兼并吞滅四隅

濟曰疆暴也秦兼六國四方也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 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 誘曰隅 子嬰女面觀漢祖應符 善本作膺圖良曰子嬰秦王 猶方也 善曰子嬰漢祖並

應符運也觀棺也降者與而自隨以明必死也 善曰子嬰漢祖並 己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信公見楚子於武城而縛衛壁大 夫衰經士與觀東京賦曰高祖膺 靈獻微弱在涅則渝 善

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 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相帝崩無子即皇帝 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 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 其三銑曰三雄魏曹操蜀劉備吳孫 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 權啓開也 善曰雄即三國之主班 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

善曰孫權僭稱帝號 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 曆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 大晉統天仁風遐揚 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 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

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乃統天典引 偽孫銜壁奉土歸疆良曰偽孫謂皓

曰仁風翔于海表 善曰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

立晉命王濬伐皓皓書於濬 善曰濬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

濬受皓之降銜壁已見上文 善曰濬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

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貞陸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 善曰長

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挾光耀明臣瓚曰

長離靈鳥也離 善曰毛詩曰云誰之 善曰毛詩曰云誰之

與麗古字通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 善曰毛詩曰云誰之

鶴鳴九臯猶載厥聲 銑曰鶴鳴九臯之上其聲聞天詩人

鳴九臯聲聞于天 又曰厥聲載路 沉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

翼宰庭 其五翰曰海隅吳也播布旌招賢之飾撫奮也宰庭天

後漢書祖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

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上以旌撫

翼已見上文宰謂駿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 濟曰儲皇副主

也宰或為紫非也 以為左右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

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於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 良曰英英鮮明良朱鸞瑞鳥也亦喻

善曰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 曜藻崇正玄

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 曜藻崇正玄

冕丹裳 向日曜藻文華也崇正數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為太

曰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

如彼蘭蕙載采其芳 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

潘岳作鎮輔我京室 濟曰潘岳謂諸侯也謂

反桑梓帝弟作弼 善曰桑梓已見

或云國官 善本清塗攸失 向日或有人云

吳王郎中令也 善曰桑梓已見

為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太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

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之貞言雖失清官之塗而逾肅敬自安逸也

曰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

自逸陳太立碑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俊又是延向曰又理延進也廊廟之材是進用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

宿曰廟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曰吳王郎中令徵入為尚書郎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機從

應比舉從吳國遷為此官善曰方言曰擢拔也齊轡羣龍

光讚納言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即與羣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善曰謂為尚書即也楊雄

河東賦曰建軋坤之貞兆今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陸為即故

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優游省闈珥筆華軒其八向曰闈門也華軒殿上曲

爾執也言閑豫於首闈執筆殿上以待天子也善曰毛詩曰優遊

上欄軒爾休矣崔駰奏記寶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章昭漢書注曰檻殿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濟曰蓋昔為散騎常侍侍東宮機亦為太子洗馬繾綣不

離散貞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也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

絲竹撫鞞善曰禮記舞韶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爰僚常以絲竹鼓樂以自嬉娛也善曰禮記

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蕭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

其九向曰脩長切明也逍遙游往也自我善本作離羣二周于今銑曰蓋與

年也于今贈詩時也善曰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情深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而別分義之理明于深情善曰

其超矣實慰我心濟曰超謂為尚書即言子超升實歡發

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谷此詩也善曰毛詩序

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向曰將崇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誠陸機也善曰郭璞曰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立德之柄莫匪安善本恒銑曰言立德惟柄當安守其恒常也在南稱甘宣字度北則橙音登協韻翰曰其果木名生定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誠故引為戒善曰言此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其枳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頽不崩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良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位至太常卿善曰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齊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善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也馬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

顯允陸生於今鮮儔 銑曰鮮少儔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於今少匹也善曰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子莫不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流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鳳也君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連章臺集詩曰濯翼高梯

婆娑安翰 善曰高唐賦曰婆娑安翰容與皆游放之兒善曰答賓戲曰

林容與墳丘 其一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丘三墳丘九丘皆古書也善曰答賓戲曰

隨以光融 良曰瑜玉上美者隨隨侯珠也玉以瑜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即言人加學亦如之也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馬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掩瑕忠也鄭玄曰

上京羽 善本儀儲宮 善曰鴻漸于陸其玩爾清藻味 乃字

爾芳風

善曰玩猶愛也 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先

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其二銑曰泳游廣遠挹酌冲深也言

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又

曰挹也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猶虛也

瑤有珉

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

與其此樂於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王產崑山此三寶

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

善曰僚官也正叔嘗為太子舍

日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同僚仁東宮已見上文毛

予涉素秋子登玉春

善曰素秋喻老也青春喻少年也

臨淄侯書曰蕭必素秋

愧無老成前彼日新

其三向曰正叔

則落楚辭曰青春受謝 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邦惟桑惟梓

良曰祁祁衆多兒大邦則吳矣謂是機之桑

日采葳葳祁祁毛萇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統曰穆穆美也伊

日祁祁衆多也 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日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銑曰諧和也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

工即機也 善曰尚書帝曰爾諧

俯俸從命奚恤奚喜

其四翰曰俯俸屈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

善曰左

厲公及正老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

我馬既秣 濟日中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 善曰

上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良曰星辰夙駕言早發也脂膏也

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

婉孌二宮徘徊殿

闔醪澄莫饗孰耐饑渴

其五向曰婉孌徘徊皆顧慕兒二

正叔眷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也 善曰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也

昔予忝私貽我蕙蘭 銑曰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情於我而遺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喻文章

之美 善曰陸集南贈正叔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翰曰徂往旃之也 善曰徂東謂適吳也

毛詩曰駕言徂東 寸晷惟寶豈無瓊璫 濟曰瓊璫寶玉也 又曰何以贈之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瓊璫美玉也

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良曰言陸機之美可與申明晤之言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向曰潘岳為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處 善本作密字 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 銑曰處子賤子奇並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匱父彈鳴琴身不下堂匱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

身親之而匱父亦治巫馬期以問其故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 翰曰桐鄉為桐鄉齊夫主稼穡之色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或以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 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肯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武城字

於大波喻得塗也 弱冠步鼎鉉既立寄 善本作三河 善曰龍喻岳也 善曰岳年二十曰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岳二十為賈克府掾故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寧理也 善曰岳早辟賈克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

文選十四卷 千二百廿七

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流聲馥秋蘭搗藻豔春華

漢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向曰馥香搗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蘭發其文藻美於春華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者尚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搗舒也搗藻

春華已見上文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銑曰仁義爵公卿大夫曰人爵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

也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令人之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

潘正叔

為理獄之官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

賢合成於國也善曰崑山出玉已見游鱗萃靈沼撫翼希

上文慎子曰廟廟之材非一本之哉

天階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

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

賢能奴來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致銷燦不辭其

老來弔曰薰以香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銑曰王侯

自燒膏以明自銷禮門名王前為尚書即朝奏皆在此門言今厭之迴迹清肅憲臺即

御史署善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

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雙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

雙屈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雙屈之時喻賢人在外故

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秦小往大來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為理獄之官

五言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

力竭智矣尚書卷乃歌曰元首明哉朕朕良哉庶事康哉

詩曰天子是毗卽之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

畢力讚康哉力以佐康哉之風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

協心毗聖世

力竭智矣尚書卷乃歌曰元首明哉朕朕良哉庶事康哉

詩曰天子是毗卽之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

畢力讚康哉力以佐康哉之風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

協心毗聖世

力竭智矣尚書卷乃歌曰元首明哉朕朕良哉庶事康哉

詩曰天子是毗卽之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

畢力讚康哉力以佐康哉之風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

協心毗聖世

力竭智矣尚書卷乃歌曰元首明哉朕朕良哉庶事康哉

大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